

電視·電視

王禎和著



電視・電視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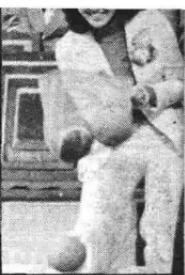
遠景叢刊 79

門市部：台北市成都路一號
中 國 書 城

著者王 鄧 穎
發行者沈 遠 景
督印人者遠 景 出 版
出版者遠 景 出 版
發行所台北郵局 36105 號信箱
郵撥：102221
電 話：711-7871
香 港 半 島 書
總代理 九龍旺角亞皆老街 83 號 5 樓 F 座
新加坡 奧新 加坡 橋北 路 333
總代理 奧新 加坡 橋北 路 333
印刷所 優文 印
定 價 台北市興寧街
初 版 新台幣 55 元
初 版 中華民國 66 年 9 月

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0105號
(本書如有缺頁或裝訂錯誤，請寄回調換)

有 版 權・翻 印 必 究



129 123 117 111 105 97 91 85 79 71 65 59 53 47 41 29 21 15 9 1

王楨和序 / 「電視・電視」自序

舒凡序 / 從「走訪追問錄」到「電視・電視」

訪問鮑立德神父 / 光啓社總幹事

訪問姚一葦 / 戲劇教授

訪問陳燕燕 / 老牌影星

訪問阿匹婆 / 演員

訪問辛奇 / 導演

訪問葉明龍 / 製作人

訪問楊維琳 / 製作人

訪問黃美序・汪其楣 / 戲劇工作者

訪問楊月珠 / 地方記者

訪問周嘉川 / 台視記者

訪問莊靈 / 電視新聞攝影記者

訪問黃中達 / 電視記者

訪問紫薇 / 歌星

訪問翁清溪 / 作曲

訪問李睿舟 / 節目主持人

訪問陳德利 / 節目製作人

訪問周宜新 / 五燈獎製作人



299 291 285 279 271 263 255 249 241 235 229 221 215 207 201 193 187 177 167 157 149 141 135

□ □

訪問俞大綱 / 戲劇理論家

訪問鈕方雨 / 國劇名伶

訪問陳聰明 / 歌仔戲導演

訪問黃俊雄 / 布袋戲製作人

訪問林懷民 / 舞蹈家

訪問康海倫・周玲玉 / 化妝師

訪問李文增 / 光啓社製作部主任

訪問管高清 / 錄音公司總經理

訪問陳永昭 / 英語教授

訪問王榴柱 / 燈光師

訪問許炳棠 / 廣告公司總經理

訪問陳信惠 / 廣告影片製作人

訪問郝繼隆神父 / 社會學教授

訪問陳偉爾 / 市場調查公司主持人

訪問周奉和 / 視聽教育專家

訪問陳立鷗 / 美亞電視傳播公司創辦人

訪問胡寶相・苗素言 / 臨時演員

訪問魏萼 / 經濟學教授

訪問尉天驥 / 中文教授

「電視・電視」自序

王禎和

我在「電視周刊」連載近一年的「走訪追問錄」集結一起，出了這本書，定名為「電視電視」。

先要謝謝舒凡兄和蔡林先生，由於他們兩人不斷地敦促和激勵，我才敢大着膽子在電視周刊闡寫「走訪追問錄」這一專欄。每一次訪問的對象和訪問的題目，都是經舒凡兄和我推敲反覆，研擬再三，方才定案。我們總是希望訪問的對象能够就其社會崗位，現實地提出對電視的看法和期望，讓他們的回答對現在乃至將來的傳播事業人員的取向有所啓示。

接受「走訪追問」的四十八位女士和先生，我感謝他們每一位的誠懇合作及言無不盡的熱情。任何一個關心電視的人（電視無遠弗屆的影響力，已經成了我們社會最犀利的交通媒體，任何一個人都不能不正視它的功能了！），任何一個想瞭解電視的人，就是任何一個電視工作者……都值得去傾聽他們的話，重視他們的話，同時也應該像他們一樣，對這項社會公器——電視，抱持着參與它、改進它的熱忱。其中有些人的談話，都是一篇篇重要的資料，如陳燕燕的訪問，讓

我們看到中國電影發展史的一章；葉青、青蓉、陳聰明、蔡天送等人的訪問，使我們聽到了歌仔戲的一頁興衰史，尤其歌仔戲在電視上即將面臨解散的時刻，這些廣陵散之談尤其彌足珍貴；阿四婆半生的經歷實在就是一部份的臺灣戲劇史；黃俊雄談布袋戲，透露了許多有關布袋戲的第一手資料；俞大綱教授對電視國劇的批評和提出的改進之道，如果認真實行，當可以突破多年來電視國劇阻滯不前的僵局。

又如姚一葦教授對目前電視劇提出的許多批評和忠告；楊國樞教授對於「暴力問題」，「電視文化」及「家長如何指導兒童觀賞電視」……的意見和見解，都值得大家深思和重視。楚戈先生說：「每次我看到中國的古裝戲，無論是電影或電視都感到導演是在避免描述古代的生活細節。古裝戲裏的人，可以說完全和生活隔離……」。因此他呼籲從事戲劇工作的人千萬不要排斥知識。若有疑難之處就應該去請教專家。儘量多查看參考資料。同時也不要上下五千年通用着一套服裝道具。更不要忘了要對文化和歷史負責。

本書的涵蓋面雖然很廣，但是有待補填的缺漏仍有許多，譬如工程方面、美工方面……的部份，比起戲劇，總顯得分量少了很多。還有轄管電視節目及電視影片的幾位主管，也是值得追訪的對象。這些缺漏未始不是本書美中不足之處。但願，在短期內，「走訪追問錄」能彌補這些缺憾。

從「走訪追問錄」到「電視・電視」

舒凡

七年前，禎和與我先後進入臺視，我任電視周刊的編務工作，他則在節目部當編審。周復一周地，我把一篇篇被倉促寫好的明星起居注和節目說明書，編成一本五顏六色的小冊子。他則日復一日地審查着那一疊疊的劇本，直到播出之時，不是要一秒秒地進行監看工作，就是要四處去打聽收視的反應。在急促的工作節拍中，還沒細想，一眨眼一大段歲月已經過去了。

這些相彷彿的經歷，使禎和與我在感時抒懷上，有許多共同的語言。七年來，我們時常地談論着有關電視的種種問題。興奮夾雜着憂疑，緊張摻和着空虛。在這樣一段電視人生涯中，我覺得最有意義的事，便是催促禎和寫成了這本書。

一年多以前，「電視周刊」決定加添些新內容，我建議禎和，何不也來寫個專欄，廣泛地就電視的種種問題，訪問各階層的高明人士，然後以對話體整理出來，供「電視周刊」發表。

同時，我進一步向禎和說明，構想中的這個專欄，並非要找那些隱藏掉一定現實身份，擺出「知識份子」模樣的人，來做空泛的玄談。而是希望邀到，能根據自己職業、家庭、年齡、社區

和收入等現實成份反應問題的人，來發表意見。相信即使像阿匹婆那樣一位識字不多的老資格演員，都會對電視問題有許多具體而富啓示作用的意見。

隔了不久，禎和的回話來了。

「如果，我來寫這個專欄，所需要的圖片是不是也由我來拍？」當然，照片最好由寫文稿的人來拍，他不但攝影技術不錯，還有一架性能甚好的照相機呢！就這樣，禎和的「走訪追問錄」開始跟電視周刊的讀者見面了。

如果七年的歲月只像一眨眼似的，那麼一年就更是短到可笑的時光了，但是，禎和的專欄却累積到可以出單行本的地步了，看來一年也並不就短得使什麼事都做不好的。

——訪問對象——

● 姚一葦 ●



「電視劇的表現不應該
脫離現實人生太遠！」

姚一葦教授，民國十一年生於江西南昌。早歲即開始講授戲劇和從事戲劇的寫作，從未間斷，以迄於今。著有「藝術的奧秘」、「戲劇論集」、「文學論集」、「詩學箋註」等書，及「來自鳳凰鎮的人」、「碾玉觀音」（中影曾拍影片易名為「玉觀音」）、「紅鼻子」、「一口箱子」、「孫飛虎搶親」、「申生」等劇。一九七一年應美國國務院之邀，以戲劇家之身分赴美訪問。現任中國文化學院藝術研究所戲劇組主任。

問：能不能談一談電視劇和別的戲劇有什麼不同？

答：電視劇和別的戲劇不同地方，我個人認為有以下五點：

第一、電視劇的對象，也就是電視劇的觀眾，數量特別多。現在幾乎家家戶戶都有電視機。電視劇真可說是無遠弗屆地深入每一個家庭，普及性極大，各型觀眾都有。這為數這麼龐大的「對象」觀賞電視劇的目的不外乎是為了工作之餘，求一點身心的輕鬆；再不然就是為了打發時間，排遣寂寞。換句話說，他們看電視劇，全是由於娛樂。一般人都認為：電視劇這種一幌而過的東西，問它具有什麼深刻的意義，實在是多餘的一問。如果一個電視劇要他們費腦筋，那他們是不幹的。因此要從電視劇裏尋找具有深度，或能令人沉思深省的「東西」，簡直是很少可能。觀眾看它，是為娛樂而來。

第二、看電視劇是無需化錢、無需走進劇場、無需和其他不相識的觀眾聚集一處。電視劇在家裏看就成了。因此它的演出僅能訴諸於個人 (Individual)，產生不出集體的 (Collective) 效果，讓各個不同的「個人」有一致的反應。在劇場看戲就不一樣了。來自各階層各行業的每一個人，一到了劇場，他們各自的「自我」 (Ego) 自然地消失了。大家的「自我」融合在一起，成了一個集體的「大我」。這個集體的「大我」，在劇場這樣集體的環境裏，共鳴的情緒特別容易引發，對演出的反應特別容易一致。戲到好笑的地方，你笑，我笑，大家都不約而同地笑；戲到傷心處，你哭，我哭，大家都不約而同地放聲一哭。電視劇就無法得到這樣集體的反應。反應若是屬於「個人」的話，那就極不一

致，那就千差萬別了。

第三、電視劇是靠廣告客戶支持才能生存的。廣告客戶出錢買節目，當然對節目有所要求。他們的意見，他們的觀點，多多少少會影響到節目，會對節目發生作用。這是一個很實際的問題。其他戲劇就沒有這個問題。

第四、電視劇的長度限定得十分嚴格，規定多少時間就得多少時間，分秒不能差。就拿電影集做例子：一個影片差不多切成四或五段，按着舞臺劇的分法每段前面標明 Prologue (序幕) ACT I (第一幕) ACT II (第二幕) ……每段的長度幾乎是一樣。切成這樣均勻，也許是高度科學化的緣故，但這樣的切法，實在太機械化。任何其他戲劇形式對於長度的限制從沒有嚴格到這種程度——長了不行，短了也不行。編劇必須要在恰好的地方，將戲告一段落，不能多，不能少，No More No Less。對編劇來講，這實在是很大的限制。

第五、電視劇一方面要適應大多數觀眾的娛樂需求，一方面又要滿足廣告客戶的條件，同時又在嚴格的時間限制之下工作，編劇便很少有發揮的餘地，自主性(Independence)十分稀少。就我所知在歐美許多藝術家、作家便不大願意從事電視劇的工作。電視劇的確是很難寫的東西。

問：在平日的言談中，時常聽到您對目前臺灣的電視劇——無論是單一劇或連續劇——都持着不甚滿意的態度。依您看，要如何才能做到電視劇的改進？

答：我想空談高論是沒有用的。現在我只提一些小問題來討論。要解決這些小問題，人人都辦得到的。以下的一些話，算是我對電視劇的一點期望。

第一、電視劇至少要表現得不脫離人生，不離現實太遠。就拿電視上的客廳來說吧！

那樣豪華氣派的客廳至少在我及我朋友家裏都看不到。電視上甲家の客廳和乙家的沒兩樣；乙家的又和丙家的完全一樣，沒有變化，這跟我們現實生活毋寧是脫離得太遠了吧！還有這世界上做父母的有千千萬萬的型態；做子女的也有千千萬萬的型態；做僕人的也是有千千萬萬的型態。然而電視上給我們的始終是一種型態的父母、一種型態的子女，一種型態的僕人，如果電視劇能够把人把物做得更符合我們的實際生活不是更生動、更活潑、更好嗎？

第二、我個人認為電視的影響力大得不得了。這是舉世公認的。沒有一種傳播力量可以和它匹敵。電視應該正視社會的問題，反應現實，做點有助於社會的事情，表揚小人物（寫小人物，普遍性大）的善良和他們的成功，他們的「有用」於社會……這是從好的一面來表現。當然也可以從壞的一面來表現，這是有警世的作用。但要表現深刻。重心不應擺在「爲惡」，應置放在「爲惡的原因——爲惡的癥結之所在」。如有這樣的電視劇，那——像電視上常用的一句廣告詞——爲人父母就不能不看，爲人子女就不得不看了。

第三、人物的刻劃不要過於平板。任何一個人都是多面性的。就是一個壞人也有良善的一面，比如他對妻兒子女的愛並不亞於一個好人。這種例子在F. B. I.（聯邦調查局）

或其他影集裏比比皆是。一個好人也不可能好得十全十美，無一點瑕疵。像莎士比亞所塑造的 Hamlet (漢姆雷特)，這位品德近於完美的人物，他一生的失敗就敗在他過份猶疑的性格上。好人也應該有他「欠缺」的地方，壞人也有「良心未泯」的時刻。如此才是真正的人生。如果一個人物過份平板、過份單面，那麼這世界上只有兩種東西——不是神就是魔鬼，沒有人了。劇作家應該多觀察一下各行各業各階層的人物，使他筆下人物的性格豐富起來。這個條件若做不到，前面所講的兩點期望就等於是空話了。

第四、有經驗的編劇應該都已經知道：劇本第一個最大的要求就是「合理化」；戲的轉折要有一定的因才有一定的果。可是目前大部份電視劇（武俠劇更多如此）的扭轉，不是來自性格，也非來自故事的因，完全建立在意外、偶然、外來不可預測的因素上。（比如戲編不下去了，就來個車禍，來個某人生病，或是某人丢了……）這是很糟的手法。這是不合理的。編劇應有一種訓練——一種編寫偵探劇的訓練。不要低估偵探劇，看Manix (洋場私探) 編得多好。在偵探劇裏，埋藏、伏筆、懸疑……戲劇上的一切技巧都得全部搬出來使用。用盡一切技巧，目的在使人相信。一個戲不能讓人相信，那就別談要傳達什麼Message (信息) 紿觀眾了！

第五、目前電視劇演員，也許是職業化的關係，常給人演出公式化的感覺，很少有特出生動的表演。比如某甲在這齣戲演個經理是這樣這樣演，在另一齣戲演經理也依然這樣這樣演，甚至在下一齣戲裏也仍舊這樣這樣地演個經理，永遠沒變，彷彿這世界上只有一

種經理而已。演戲一這樣公式化，就容易讓觀眾乏味起膩。

問：有沒有比較具體而簡單的方法能讓您對電視劇的期望近於實現？

答：我經常在想：電視公司是不是有可能一周或兩周一次，讓出三十分鐘的丙級時間（沒廣告的時間）給幾個戲劇學校的學生、大專院校的話劇社，社會上的業餘劇團……來輪流地、含有競賽味道地做實驗性的演出。從劇本、演員到導演……都由他們自己來。讓他們清新、富於活力的演出。刺激職業演員、職業編劇、職業導演……要求自我突破，更上層樓；同時也可以從他們那裏發掘新的面孔、新的人才、新的戲劇彗星……這是可能的。你知道——年輕人是蘊涵了各種各樣的可能性。文藝復興時代，戲劇發達得像盛開的花，最初就是由學校推展開來的。美國商業劇場的發達，跟大學裏小劇場的推廣有着密切的關係。再說電視公司只要供應場地和一些技術上的支援外，其他一律不用付錢，花的成本是很低很低的。我真希望有那家電視臺肯這樣去試，肯這樣去發掘人才，肯這樣去推展劇運。

問：在文學在戲劇，時常可以聽到看到這麼一句話：「迎合大眾口味」。您對「大眾」兩字有怎樣的解釋？

答：所謂「大眾」指誰而言呢？我也是大眾之一。我是屬於大多數不表示意見的大眾。實在沒有時間、沒有閒情來表示意見。表示意見的人，想來一定是有點空閒的人。以一些有點空閒的人的意見來代表全體大家的意見，那是不公平的。除非委託機關學校做真正的調查，否則「大眾的口味」這句話是很空洞的，同時是值得商榷的。說到這裏，我忽然想起一個

問題——有關於電視觀眾的。

問：有關於電視觀眾的問題？

答：曾經有許多人向我提起：「我們中國人看電視太過於認真了，動不動就來挑毛病，弄得電視公司很頭疼。」

我覺得戲就是戲，大可不必如此認真。就拿歷史來看「三國演義」這部大家都熟悉的書。任何懂歷史的讀者都知道歷史上的周瑜並不像「三國演義」裏所描繪的；歷史上的劉備也不似「三國演義」裏所形容的。「三國演義」是故事，不是歷史，不能以純歷史的眼光來看待。同樣地我們也不能以純歷史的眼光來看「琵琶記」這部戲曲。歷史上的蔡中郎（伯喈）絕不是「琵琶記」所說的那種人。陸游的兩句詩「身後是非誰管得，滿村爭說蔡中郎」最可以說明戲劇與歷史常常相差很遠。平劇盛行於清朝。平劇裏的縣官常常是糊塗知縣用丑角扮演，也從沒有聽說有什麼清代的縣官出聲抗議。平劇對於外族如金人、匈奴……都一律扮成滿人，當時的旗人也沒表示什麼。所以我們看戲的時候最好是寬宏大量，一笑置之。過份挑剔的話，會弄得編劇無「膽」下筆。更是無膽來寫各行各業裏的壞人。戲裏若一定要有壞人，那編劇只好邀請火星人來屈就了。

——訪問對象——

《光啓社總幹事》

●鮑立德●

「……經營比較困難
每天都在奮鬥……」

鮑立德神父(Rev. Raymond Parent)

一九三二年生於加拿大蒙特婁市。在美國加州大學主修電影電視，獲碩士學位。一九六七年接掌光啓社，不到幾年，光啓社的業務蒸蒸日上，引起各方重視。由於他的經營，使光啓社的作風由保守變為開放，更走近大眾。

